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影

第九回 勸扶正鳳姐憐夫 因積德平兒生子

話說寶玉帶著麝月、鶯兒回到自己房中，見寶釵正在窗下臨鏡，襲人站在背後篦頭。襲人說：「回來了。」寶釵回頭問道：「見著花神了？花神可好哇？」寶玉笑著坐在旁邊，說：「什麼好不好，不過是心到神知罷了。」寶釵笑問鶯、月二人：「你們瞧見花神沒有？」寶玉只怕他們說出昨夜的話來，忙著說道：「信他們胡說呢，」麝月笑道：「沒見著花神，倒遇著雨神了。」鶯兒說：「這一夜下的還了得，對著那竹子更響的利害。」麝月忙著伏侍寶玉梳洗畢，又吃了一碗蓮子桂元湯，便往上房請安去了。這裡二人便將昨晚如何上祭，如何哭，今早又諄諄問他們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寶釵對襲人笑道：「不這麼樣，他也不依。倘或再發起呆性來，倒不好。」麝月說：「這一夜又冷又怕，他躺下就著了。只聽後院裡不知什麼響，嚇的我蒙上頭才睡著了。今日二爺起來，我們還不知道呢。」此時寶釵曉妝已畢，穿了衣服到王夫人處請安。只見李嬭嬭跟了巧姐兒過來請安，王夫人問嬭嬭：「平兒這兒日怎麼樣？」嬭嬭說：「懷都下去了。」王夫人又問：「你們太太張羅了些什麼？」嬭嬭說：「昨日賞了五兩銀子，教他自己制辦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可憐見的，頭生末下的知道用什麼呢？我業經都作出來了，明日是個好日子，叫人送過去，那個叫他留著零碎使罷。我派了老趙嬭嬭跟著，他進來了沒有？」嬭嬭說：「進來三四天了。」於是大家吃了飯。

李紈約了寶釵同了巧姐兒去看平兒。進了院門，嬭嬭說：

「大奶奶、二奶奶瞧平姑娘來了。」只見平兒、豐兒笑著迎了出來。彼此問了好，進房坐下，豐兒倒了兩碗茶來。平兒笑道：「怎麼勞動二位奶奶來瞧我。」寶釵說：「太太很惦著你呢！」嬭嬭就把王夫人的話說了一遍，平兒說：「太太這樣恩典，叫我怎麼報答呢！」說著眼圈紅了，又說：「若是有我們奶奶也好哇。」說到這裡更傷起心來。巧姐聽見提起他娘來，也就滴下淚來。李紈說：「這倒不是看你來，倒是招你傷心來了！你好好的給太太養個孫子，更疼你了。」說了一回散話，都往巧姐房裡來。寶釵問：「巧姑娘做什麼活呢？」巧姐拿出個紅緞襖褲，上面是福緣善慶的花樣。寶釵問：「拉鎖子跟著誰學的？」巧姐說：「平姐姐教的。」李紈問平兒：「姑娘的東西也得代著手兒作了。」平兒說：「作出三十雙鞋來了。」李紈說：「我們也都作出幾雙來了。」巧姐見說他的嫁妝，就進裡間去找出幾篇仿來給他二人看。寶釵說：「字寫的更長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那天給我瞧的那跳格兒呢？」巧姐說：「那一天我拿去給二叔叔瞧，蘭哥哥說寫的不好，我就燒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那是恁你呢，我瞧著很好。」又坐了一回，李紈說：「走罷，到你們家看看芝兒去。」說著就同著寶釵起身，巧姐、平兒等送出院門回去。無話可提。

到了次日，王夫人差人送來產婦嬰兒可用之物，平兒看了十分感激。到了晚上，賈璉進來，平兒將那些東西給賈璉看了，也是感激，說：「明日我替你給太太磕頭去。」說了回閒話，喝了幾盅酒，就叫豐兒服侍睡下。原來平兒自從受孕後，便不與賈璉同房，自在東裡間。近日王夫人又派了賈璉的趙嬭嬭與他作伴，賈璉帶著豐兒在西裡間住。剛然睡著，只見鳳姐笑嘻嘻的同著尤二姐進來，坐在炕沿上說：「我們給你道喜來了。」賈璉問：「什麼喜事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咱們有了兒子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平兒雖然懷孕，尚未分娩，還不知是男是女呢。」鳳姐指著尤二姐說：「那不是！」賈璉一看，果然尤二姐懷裡抱著個孩子。那尤二姐滿眼含淚，望著賈璉點頭。此時賈璉並不記得他二人已死，便問鳳姐：「這孩子到底是誰養的？」鳳姐歎了口氣說道：「老太太告訴我的，說我的行為斷不能有後。皆因平兒素日為人恤老憐貧，處處積陰功、存口德，到後來還要受誥封呢。所以我來勸你從今以後，把那酒色財氣都檢點檢點。酒是最能亂性，喝高了興，竟會把禮義納常撤之腦後。」

色之一字，更是要緊。只圖一時之樂，壞了他人的名節，壞了自己的行止。還有那嘴角兒上的陰鷲，更是要緊，斷不可談論人家閨閣曖昧。見人升官，就起嫉心；見人有錢，就生妒心，不可不慎。你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，老爺、太太年老，你有幾個親人？依我說，就把平兒正了位，於你也有幫手，於孩子也有照應。如今雖然都是他經手，到底眾人不服，他未免掣肘。

你們好好的過罷，我再來瞧你！」回頭向尤二姐道：「咱們給他送去吧。」說著起身同去。賈璉此時又像知道他們已死，從夢中哭醒，見殘燈尚在，看了看豐兒蒙頭沉睡。賈璉歎了氣，又朦朧睡去。

且說平兒睡醒一覺下了地，打開燈罩撥了撥燈。小解了，用涼水洗了手，重新上炕。躺下才一合眼，見鳳姐帶著尤二姐進來，尤二姐懷裡抱著個孩子。平兒就請安問好，說：「奶奶回來了？怎麼這麼巧，都一同來了？」鳳姐說：「因你在孩子跟前用心，我來謝謝你。」平兒說：「奶奶這是怎麼說呢！」鳳姐說：「告訴你罷，我們來給你送兒子來了。皆因你暗中有多少陰鷲，攜帶的二爺也不致絕後。將來你受子之榮，也有人稱你太夫人呢！」便向尤二姐說：「你不用捨不得，將來也要沾光呢！」只見尤二姐就把那孩子塞在他被窩兒裡。平兒急的說：「這是怎麼說。」只覺心頭突突亂跳，及至醒來，覺得身子底下精濕一大團，嚇的說：「趙奶奶快起來罷，可不好了！」趙嬭嬭從夢中驚醒，聽見兒啼。偏是燈又滅了，鞋又找不著，就光著腳下地摸火紙點燈，口裡說道：「我的小奶奶，你倒是早些言語呀。」平兒說：「我還不知道呢！」賈璉原未睡實，聽見嬰兒啼哭，又是他們兩個人說話，就把豐兒叫起，對了個燈，看了看表，正是子正。自己也披衣過來，見趙嬭嬭還在那裡找火紙，見拿了燈來，說：「豐姑娘你把他抽起來，我好招拂孩子。」豐兒跳上炕來抽平兒，平兒說：「你慢著些，我還起不來呢。」趙嬭嬭掀開被一看，才忙著把平兒的小衣褪下，見胎胞嬰兒攪在一處，伸手就抱。賈璉見他赤著腳，抓了來把血，又是著急，又是好笑，說：「媽媽，你把襪子穿上罷，看著了涼。」便叫豐兒扶平兒坐起。自己到廂房窗外把巧姐兒的李嬭嬭叫來。李嬭嬭上了炕，把胎胞和孩子理清。此時老婆子們也都起來，燒通條熬定心湯。李嬭嬭把帶帶剪斷，包好孩子交給平兒抱著，又把炕上的血跡收拾乾淨。賈璉見是個男子，想起將才的夢來，要告訴平兒，又怕他傷心害怕。這平兒喝了定心湯，慢慢的把夢中之事告訴賈璉。賈璉說：「你奶奶可是穿著那在日常穿的那件月白棉襖嗎？」平兒問：「爺怎麼知道？」賈璉就把夜間的夢說了一遍，大家都覺詫異。

此時天已閃亮，賈璉看著平兒喝了粥，自己也喝了一碗粥，就往賈赦、賈政各處道喜回話，又到祠堂各處磕頭。不一時，就有王夫人、邢夫人送過粥米、糖蛋等物。又見李紈、寶釵都來看視。平兒又把昨夜兩夢告訴他們，二人亦覺稀奇。看那孩子，發長額寬，雪白粉嫩。李紈問：「過了月了嗎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我還不知道呢？大奶奶瞧我這肚子裡挺硬，只是疼，別是還有一個罷？」大家都笑了。李紈說：「那是兒枕疼，不要緊，揉揉就好了。」寶釵說：「我那裡有寧坤丸，回去找了給你送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上次二奶奶給的那藥吃得吃不得？」李紈問：「什麼藥？」寶釵說：「胎產金丹。」李紈說：「正吃麼！」二人坐了一回，同去到王夫人處回話。說平兒給太太磕頭，又把他們的夢告訴了一遍。王夫人想起鳳姐不由傷心說：

「平兒那孩子實在可疼，雖有本事，卻不張道。為巧姐兒的事，璉哥就有這意思。皆因大老爺回來竟鬧氣，也不敢說。又搭著他有了喜，索性等養了再說。那也是定了的事了，倒是你們倆給他挑挑嬭嬭。可比不得蘭兒、芝兒的嬭嬭，這可得留點兒心，咱們那位璉二爺是出名的淘氣，別又弄出事來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只見賈珍父子過來道喜，李紈、寶釵便往稻香村來，叫人傳給林之孝家的，把僕婦冊子查查，有奶的傳幾個來挑嬭嬭。

至午後見林家的帶進三個媳婦來，都請了安，一排站著。

林家的指著回道：「這個高身量的，是東角門的買辦王德的媳婦。」李紈問：「孩子多大了？」媳婦回道：「四個月了。」又問：「你多大了？」媳婦說：「二十六。」李紈又問那兩個。林家的話：「這白些的是跟三爺的常壽兒的媳婦，二十一歲，孩子八個月。這個黑些的是茶房湯銘的媳婦，三十二歲，孩子才滿月。」寶釵問：「咱們家這些人，怎麼才有三個有奶的？」林家的回道：「奴才查了原是五個人，那兩個一個是老宋媽的孫子興兒媳婦，現長奶瘡；一個是鮑二的小姨子，烏貴媳婦，住娘家去了。」李紈看了奶，就和寶釵商量留下王德家的、湯銘家的，帶過來請王夫人看。王夫人就留下湯銘媳婦，著林家的帶去交給平兒，又說：「照芝哥的小李嬭嬭例，每月也是一兩五錢銀的月費。」林家的教給太太、奶奶們磕了頭，跟著林家的去了。

晚飯後，賈政進內，王夫人把賈璉、平兒的夢說了一遍。

賈政道：「天道悠且遠，鬼神茫昧然。那也沒什麼憑據。倒是和大老爺、大太太商量，把平兒扶了正，於璉哥好些。算了媳婦，他也好諫勸，我看那丫頭還明白。他父母還是你們家的家生啊？還是外買的？」王夫人說：「他就是跟我大哥的韋善的女兒，自幼兒就跟鳳姑娘，所以就陪了過來。」賈政笑道：「原來是他的女兒，這就怪不得了。那一年我扈駕北狩，還借過他幾天，是很樸實，官事也明白，比周瑞好多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那是他們老爺的總鑰匙，他那兒子就不中用了。」賈政道：「有個好女兒就是了。等滿了月，就把這件事辦了。今日大老爺命名叫苓哥兒，十分歡喜，說要大辦呢！」王夫人說：「七十歲得頭一個孫子，花幾個錢也是樂的。」有事便長，無事便短，不覺已到三月初三，王夫人的生日。

唱了兩天戲，自然來些高親貴友，不必細說。到了寶玉、賈蘭進場之時，王夫人和賈政商量，不必賃小寓，就從家裡走，無非早些動身就是了。李紈自去料理賈蘭的考具，不提。且說寶玉看著寶釵、襲人與他打點，又說帶這個，又說帶那個。襲人說：「你別跟著攪了，讓奶奶打點出來，你過了目，一裝就得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們怕攪，我可又走了。」襲人聽見這話，一陣心酸，滴下淚來。寶玉說：「在家又嫌攪的荒，出家又捨不得，不然你就跟了我去。」說的襲人噗哧的笑了。收拾完，次日四更就起來。叔姪兩個來見賈政、王夫人。賈政囑咐了些進場的話，二人一一答應。王夫人想起鄉場的事來，就說：「蘭兒你和叔叔拉著走罷。」賈政笑道：「太太不必亂想，這一回斷不能走失了。」就叫人出去看車齊了沒有。寶玉說：「程師爺還要送呢！」賈政說：「這妥當極了，就去罷。」二人請了安，各人又見過母、妻。寶玉又與李紈請安，蘭哥給孀娘也請了安。各人又囑咐了幾句，送他叔姪出去。

這裡王夫人和寶釵盼了一日又一日的，把這九天熬過。見他叔姪二人笑嘻嘻的進來請安問好，這婆媳才都把心放下。原來王夫人許下心願，背著賈政買了口豬祭天。